

岑桑

原名岑汝仰

一九二六年出生

广东顺德人



已出版著作二十多部

主要有：《当你还是一朵花》

《野孩子阿亭》

《躲藏着的春天》等

1996.12.27

岑桑

广东省作家协会编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岑桑作品选萃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岑桑作品选萃

广东省作家协会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编

花城出版社

粵新登字 05 号

岑桑作品选萃

岑 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州雄鹰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8. 125 印张 2 插页 11 万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2165-8

I. 1863 定价: 8.00 元

出版说明

一、《岭南文学百家》是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计划出书一百集，集岭南文学百家之精华。从一九九二年开始，逐年出版，八年内出齐。

二、丛书收选对象为广东省当代作家的作品。每个作家编选一集。入集作品原则上由作家自选。作品创作时间不限，体裁不限（因篇幅所限，长篇小说、剧本、长篇叙事诗不收选）。每集约十万字。

三、每集刊登作家照片，附作家简介及主要著作目录。

四、丛书由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编辑，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资助，花城出版社出版。

花 城 出 版 社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

总序

陈国凯

看我南粤，人杰地灵；岭南文学，源远流长。上溯中原文化传统，沃土根深；外得世界文明先声，锐意变革。历朝历代，岭南之文豪大家，文采风流，以其身体力行，光耀我中华文化，弘扬我民族精神。其显赫功勋已彪炳史册。岭南文士，多有侠骨柔情；岭南文学，素以先声夺人，其势如浩荡珠江，层波叠迭，其雄如滔滔南海，浪涌天高。

文章大业，血汗浇成，名篇佳制，代代相传。当今时世，万象更新。岭南山水，分外多情。广东老中青作家披晨风晚露，沐夏雨秋阳，挥热汗成花雨，扬雅韵于三江。一片真诚铸造文明大业。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为总结成果，振奋军威，展示阵容，造

福社会，特斥资编选《岭南文学百家》丛书，收当代广东文坛百家俊彦之佳作，成书百卷，逐年出版，以观当世，启来者。

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秋于广州

前 记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的编者约我编一个选集。这事情说易也易，说难也难。说是易，是因为几十年来，自己写过的东西中总有几篇是自以为值得保留下来的；说是难，则因为这个选集应该包括自己写作历史中各个时期有点代表性的篇目。

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我终于作了现在这样的选择：只收小说和散文，重点放在近十年的作品。为了留下一点时代的痕迹，我把自己早年的两三篇习作也收进去了。排列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八八年，时间跨度达四十余年。

选编这样一个集子，自然要仔细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笔耕”过的垦地的。回眸过去，觉得自己的成果实在太贫乏了。严格点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留下来的东西。并不是故作谦虚，

有时真的会这样想：我用于写作上的几十年光阴，如果改用于做泥水活，在山间路旁建一座凉亭，其“社会效益”比起自己出版过的二十几本书来，其实又相去几何！作这样的比较自属可笑，只能说明在总结所走过的漫长道路时，对自己得分的评价是不高的。

这个选集，内容大部分与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见闻有关，这是因为我深恶痛绝那个曾使亿万中国人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灾难年代，我是满怀忧愤之情写下这些文字的。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些荒唐日子的感情记录。也许仅仅从这样的意义上，它们才多少有一点保留价值。这自然是文学以外的价值了。

岑 桑

目 录

前记	1
----------	---

小 说

汤圆先生	1
如果雨下个不停	9
鲤鱼嘴	32
苦苦	50
水之湄	68

散 文

夜籁	190
断想	193
太阳的故事	196
浣花溪抒情	204

填方格	211
梦归紫云英	219
船骸	227
老人场	236
残雪	242

附 录

岑桑简介	247
岑桑主要著作目录	250

“汤圆先生”

一九四四年夏天，粤北大疏散的时候，我离开韶关，南下肇庆，循着西江颠沛流离，辗转到了柳州。在那儿会着几位趁湘桂线末次车逃难过来的同学，在柳江边一间由破庙改成的小学校，寄住了一个多月。

学校旁边，有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汤圆店。这小店子只摆得下两张桌子和几张条凳。它招徕顾客的办法有两条：一是服务周到，店主人夫妇俩，总是笑脸迎人，彬彬有礼；二是常设几份报纸杂志，谁都可以在光顾一碗汤圆之余，在那儿呆上半天，把书报一字不漏的读完。老板和他的老板娘从来也不会因而“面露不豫之色”。因此，我们几个伙伴自然而然地成了这汤圆店的常客，不数日便同店主夫妇混熟了。

我们私下把店主人喊作汤圆先生。汤圆先生本叫马平凡。这位汤圆店老板真像他自己的

名字：一切都那么平平凡凡，普普通通。他中等个儿，不高不矮，不肥不瘦，脸型毫无特征，发型是街上常见的那一种；鼻梁上架着的近视眼镜，也是随处可见的那种类型。

汤圆先生三十上下年纪，不修边幅。他那件领子早已磨破的衬衣和那条黄斜裤子，真是难得见他换一次。经过多日的交谈，我们才知道他是念过两年大学的半个文学士呢！现在他不再念书了，讨了个老婆，做起老板来了。别看他店子小，这位弃文从事汤圆事业的半个文学士却是挺心满意足的呢！他老婆原是个小学教师，现在也甩掉粉笔，一心一意做她的老板娘了。这老板娘长得很福气，珠圆玉润的，像个汤圆，怪不得马平凡总是现出甜滋滋的笑意。

汤圆店的生意并不好，我们几个常客为马老板装了门面。闲来无事，老板夫妇也常常加进来和我们说笑，还常常给我们每人送来一碗免费的煮过汤圆的汤水，这汤水虽然是淡味的，但多少带点灰白的颜色，比白开水自然要优胜一点。

常客和店老板之间，越来越熟不拘礼了。我们几个不但时常开他们夫妇俩的玩笑，甚至可

以走进他们那间简陋不过的房间睡午觉。对汤圆先生的称呼，也从马老板、老马，到马大哥了。

“马大哥”，有一次我对他说，“你这间大宝号，对你来说不是太委屈了吗？”

“委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是半个文学士了，本来可以有个大得多的局面。”

“哈哈，”他笑了。“人各有志！在我看来，大银行的总经理和我这个汤圆店老板的价值是相差无几的。人，只要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行，哪管他拥有的局面的大小。所以，对于我这个小小的汤圆店，我是心满意足的，别无所求了。”

我问道：“你这种想法，是从来就有的吗？那你为什么还要念那两年大学呢？”

他点点头，意思是说我问得好。

“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汤圆先生说，“这是我大彻大悟的结果。”他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接下去说：“先前我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犊呢！我拚死拚活考上了大学，发誓要戴上四方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所以那两

年，我真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学业成绩，全班之冠。可是，有两件事情使我的人生哲学产生了巨大变化：一件是，我最为钦佩的那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忽然在一夜之间死去了。他的身后事是那样的凄凉，只能用一副薄薄的棺材，葬在我们学校后山的荒丘上，连墓碑也没有一个。另一件是，有一次，学校来了一个面有菜色的年青人，向学校当局请求救济。原来这位落难之人是我们学校毕业出去已有两年的毕业生，应该说是我的学长了。他戴了顶四方帽又怎样？还不是连一官半职也捞不着！学校当局说是‘爱莫能助’，最后只好靠师生们解囊相助，凑了几个钱，打发他走了……

“瞧！人多么‘化学’！知识又是多么的不顶用！我看透了，不如及早找个小小的枝丫搭个巢。人生如梦呀，老弟！”

坐在我旁边的冯仔问道：“马大哥，你相信命运吗？”

汤圆先生一本正经地说：“在信与不信之间。我还会看手相呢！掌纹这东西，有时真的能道出人的吉凶祸福，所以我有点相信。但是，吉凶祸福既然是注定的，信它又如何？不如不

信，省得老是为自己的将来惴惴不安。总之，马马虎虎过一辈子，就算完成了做人的任务。人，无他，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快活。有这三条，汤圆店老板就不必盯着外交部长的宝座。”

“马大哥，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吗？”我的另一位伙伴骆仔问道。

“幸福？当然！”汤圆先生斜眼对自己的太太笑了笑。“知足常乐嘛！每天只要卖出两百个汤圆，我们就饿不着了。这店子开张才几个月，我太太已经买了双新鞋子。过几天，我老马也得把这破衬衣换一换了。”说到这里，他向那位正在用纤纤玉指捏汤圆的老板娘打趣道，“喂，我的皇后，你说，你和我，不都是挺幸福的吗？哈哈……”

老板娘冷冷的一笑，扫了汤圆先生一眼，揶揄道：“哎，皇上！如果这也算是福，那么，我真是托皇上的福了！”

她的几句话，惹得我们哈哈大笑。然而汤圆先生并没有笑。只见他有点伤心地对老板娘说：“我俩的幸福观，本来不是很一致的么？难道你开始怀疑你曾经承认过的东西？”

那个还在捏汤圆的女人泪花闪闪地说：“老马，我们也‘幸福’够了……”

到了这里，三个常客自然知趣地借故走了。我们走出店门，便交头接耳地议论开来：

“汤圆先生的伊甸园起风了！”冯仔笑着说。

“知道老婆的幸福观起了变化之后，汤圆先生一定伤心透了！”骆仔叹道。

我说：“伤心归伤心，但是马老板除了从他的汤圆店那儿找到幸福的依托之外，还能从哪儿去找呢？”

冯仔深有感触地说：“战争真是个大艺术大师，既塑造了英雄豪杰，也塑造了懒汉懦夫，仁人志士，奴才汉奸，以至像马老板那样的螺蚌一般的人物，都无不出自这大师之手。”

“不见得尽是战争塑造的吧？”骆仔说，“人也是最能塑造自己的大师！”

几天之后，我们到汤圆店向马老板夫妇辞行，因为我们已拿到了到贵州独山的火车票，准备到那片“福地”完成我们的高中学业。

“啊，恭喜你们！祝福你们！”汤圆先生似乎不无惜别之情。“你们一走，我就少了几位可以谈谈心的朋友了。”

“桂林风声紧了，”老板娘凑过来说，“你们走得正是时候。”

“你们呢？”我问道，“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们？”马老板无可奈何地笑道，“我们能跑到哪里去？”

“要是日本鬼子来了，你的汤圆店还开门吗？”骆仔问了一句。

“噢，这个……”汤圆店老板呐呐地说，“这个，我还没有认真想过呢！不过，日本鬼子也不见得是不吃汤圆的吧？……哎，对了，来！给你们送行，每人一碗汤圆，免费的！免费的……”

我们对这位汤圆先生的答话都大为吃惊。我忽然感到难以抑止的恶心，一转身，就离开了那间汤圆店。冯仔和骆仔都不约而同地和我一起，头也不回地走了。

“喂，你们回来！怎么这就走了？回来吃汤圆呀……”

马老板的声音，我们都当作没听见，一声不吭地走了。至于这位汤圆先生是否理解我们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冷峻，这就不得而知了。看来他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当一个人对幸福